

【理论探讨】

“鼻息肉”源流考述*

张建兰¹, 高新颜^{2△}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11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鼻息肉是耳鼻喉科常见疾病,现代汉语中的“鼻息肉”一词源于中医学,近代被西医借用,最终演变成中西医共用术语。《灵枢》与《武威汉代医简》等早期医学文献已开始记载息肉病。“鼻息肉”病名始见于《本草经集注》。在中医古籍中,鼻息肉尚有“鼻痔”“肉肬肬”“痔珠”“鼻疣”等别名。“鼻痔”最早见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可能脱胎于佛教文献《痔病经》。近代我国西医曾使用日本译名“鼻茸”,后来逐步弃用,“鼻息肉”成为唯一的规范术语。基于术语定名原则,“鼻菌”等词不宜用作别名。目前“鼻息肉”病名已回归中医术语体系,但并未脱离现代医学术语体系。

关键词:鼻息肉;息肉;中医病名;中医术语;疾病史

中图分类号: R765.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2)05-0679-03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2.05.003

鼻息肉是中医耳鼻喉科疾病,以鼻塞日久、鼻腔内见有表面光滑、触之柔软而不痛的赘生物为主要表现。“鼻息肉”也被现代医学用作疾病名称,现代医学鼻息肉病的临床特征与中医基本一致,鼻息肉成为极少数中西医共用病名之一。中医界对鼻息肉的古代文献已经开展了多年研究,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病因病机及诊疗方药等角度的整理归纳,对鼻息肉概念和术语的源流尚缺乏系统考察,某些观点不够准确。有鉴于此,笔者复习历代文献,系统梳理我国中西医对鼻息肉的认知与命名过程,并对当前存在的认识不当进行辨析和纠正,希望对鼻息肉的理论认知、临床诊疗以及疾病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1 汉以前文献记载的“息肉”

“息肉”的称谓较早见于《黄帝内经·灵枢》。《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1]该段文字“若鼻息肉不通”句“若”字语义难通。有学者认为“若”实为“及”或“苦”之讹写,“若鼻息肉不通”本意为“以及鼻腔内长了息肉,呼吸不通畅”,或者“鼻腔长了息肉,呼吸不通畅,使人痛苦”。因此,本句虽言“鼻息肉”,但并非指称鼻息肉病,而是描述鼻腔生出息肉导致呼吸阻塞的症状,意在形容鼻塞的严重程度。《针灸甲乙经·卷十二》

“鼻中息肉不利”^[2]与“若鼻息肉不通”句结构接近,可参考以理解文义。当代学者源于对“若鼻息肉不通”的误读,多以《灵枢》本篇为“鼻息肉”术语最早出处,恐失于严谨。

《武威汉代医简》第二类简 69 也载有“息肉”一名:“以絮裹药塞鼻,诸息肉皆出。”^[3]此处的“息肉”指鼻息肉。扬雄《方言·卷十三》收有“肬”字,曰“肬,(肬)也”。郭璞注云:“谓(肬)肉也,鱼自反。”^[4]由字形推测,“肬”和“(肬)肉”亦指鼻息肉。《灵枢·水胀》有“瘕肉”一名并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这里的“瘕肉”极可能指生于腹腔的肿物。此外,《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亦见多处“息肉”。“瘕”与“息”通,古籍传抄刻印之时经常混用。《说文解字·卷七》广部释“瘕”为“寄肉”^[5]。《说文解字注》补充:“肉部腥下曰,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息肉即瘕肉。”^[6]《广韵》曰:“瘕,恶肉。”^[7]上述诸医书所载的“息肉”或“瘕肉”属于同类疾病,均指人体组织异常生长的赘肉,“息肉”或“瘕肉”可出现于若干部位,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由上可知,至迟到汉代已有多部医书记载鼻息肉病,但该时期的传世与出土文献均未以“鼻息肉”为病名,而是以“息肉”统称多个部位的赘生物。

2 “鼻息肉”病名形成

“鼻息肉”成为正式病名始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该书序录“通用药”篇载述 3 种鼻病,分别为鼻衄血、鼻鼈、鼻息肉,这是传世文献中“鼻息肉”明确用作病名的最早记录。《本草经集注》“通用药”不但最早记载“鼻息肉”病名,还在鼻息肉病下列出 5 种药物,即藜芦、矾石、地胆、通草、白狗胆,首次总结归纳了鼻息肉的用药规律^[8]。《本草经集注》属于本草文献,向来不为临床学者所重视,中医界长期误

*基金项目:全国科技名词委科研项目(YB2019022)-“基于全国统编教材的现代中医药术语规范发展史研究”;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2012FY130100)-“中医药基础学科名词术语规范研究”

作者简介:张建兰(1991-),女,江苏苏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医学术史及医学社会史研究。

△通讯作者:高新颜(1976-),男,山东青岛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博士后,从事中医术语、中医药史等研究,Tel: 010-64089108, E-mail: gaoxinyan76@126.com。

以为《诸病源候论》最早将“鼻息肉”列为病名。

隋代编撰成书的《诸病源候论》虽非最早提出“鼻息肉”病名,但该书单独立“鼻息肉候”,第一次详细论述了鼻息肉的发病原因和病理机制:“肺气通于鼻。肺脏为风冷所乘,则鼻气不和,津液壅塞而为鼻鼈。冷搏于血气,停结鼻内,故变生息肉。”^[9]这段论述对后世鼻息肉病的诊疗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诸病源候论》还记述了人体其他部位的3种息肉类病变“目息肉”(卷28)“阴中生息肉”(卷40)“息肉瘰”(卷31)。其中“目息肉”“阴中生息肉”早前已分别载录于《小品方》与《肘后备急方》。

晋唐时期的多数医书,包括《刘涓子鬼遗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张仲景五脏论》等,均载有鼻息肉病,常见称谓有“息肉”“鼻中息肉”“鼻中宿肉”等。《备急千金要方·卷六》载有:“羊肺散方,治鼻中息肉梁起”(《太平圣惠方》作“鼻梁起”),温民清认为所谓“梁起”或“鼻梁起”,很可能指鼻息肉引起的外鼻变形,即“蛙鼻”^[10]。

3 “鼻痔”考述

隋唐之后的医书常以“鼻息肉”“鼻瘖肉”“鼻瘖”“鼻息”“鼻中息肉”“鼻内息肉”等词汇命名该病,也有使用“鼻痔”“肉蛄蛄”“痔珠”“鼻肉”等别名者,其中尤以“鼻痔”的使用最为广泛。

“鼻痔”首见于南宋医家陈言所撰《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五》:“凡人于九窍中但有小肉突起,皆曰痔。不特于肛门边生者名之。亦有鼻痔、眼痔、牙痔等。”^[11]稍后成书的王璆《是斋百一选方》补充道:“鼻中息肉,俗谓之鼻痔。”^[12]笔者考察了宋之前的医药相关文献,发现“鼻痔”病名极可能脱胎于佛经《痔病经》。《痔病经》又名《佛说疗痔病经》,由唐代僧人义净翻译,该书遍述发于周身的15种痔病,包括“鼻内痔”“齿痔”“眼痔”等^[13],并谓诵读经文可收到“痔痿悉皆干燥,堕落消灭”的奇效。古代医籍中“痔”除指肛门疾患之外,也用于称谓耳鼻等窍道所生的赘物,如耳痔、鼻痔等。由《痔病经》所言痔的生长部位及诵经疗效可以推断,经中之“鼻内痔”很可能以鼻息肉为主要疾病。从南宋直至20世纪,“鼻痔”在医书中广泛使用,若干医书将其用作鼻息肉的正名,其中不乏《外科正宗》《外科大成》《洞天奥旨》《张氏医通》《医学心悟》《医宗金鉴》等古籍名作,及近现代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与若干中医外科专著。《外科正宗》记载了一种“取鼻痔秘法”^[14],被认为是最早的鼻息肉摘除术。

“鼻痔”虽是鼻息肉的同义词,但也有少数医家认为两者存在区别。陈士铎《洞天奥旨》对二者异同做过简要辨析:“鼻瘖者,生于鼻孔之内,其形塞满窍门,而限于取息,故名曰鼻瘖也。鼻痔者,亦生

鼻内,略小于鼻瘖,状如樱桃、枸杞”^[15],认为鼻痔特指形体较小的鼻息肉。张璐《张氏医通》则以疼痛及下垂与否为鉴别要点,指出了两者病理学上的差异。该书卷八云:“瘖肉与鼻痔大同小异,痛极而不下垂者为瘖肉,此血热胜也……鼻痔则有物下垂而不痛,乃湿热胜也。”^[16]

此外,古代医籍尚见“肉蛄蛄”(出《儒门事亲》)“痔珠”(出《医旨绪余》)“鼻胝”(出《济阳纲目》)“瘖菌”(出《济阳纲目》)“鼻肉”(出《医学原理》等)“鼻中肉塞”(出《千金翼方》)“鼻中肉块”(出《验方新编》)“鼻中肉坠”(出《救急疗贫易简奇方》)等若干称谓,这些词汇的应用广度远不如“鼻痔”。另外,近现代中医界还曾以“鼻菌”“鼻挺”“鼻祟”“鼻毛”“鼻胝”“菌瘖”等词作为鼻息肉别名,至今仍能见诸文献。基于科技术语的审定原则,以上词汇多数已不宜继续使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拟再撰专文详加考述。

4 西医病名“鼻息肉”的译定

近代西医传入中国早期,医学术语的汉译主要两个途径,一是博医会传教士的翻译,二是日本所译西洋医学术语的引入。该时期息肉与鼻息肉涌现多种译法,息肉曾译为息肉、瘖、蒂肉、蒂瘤^[17]、茸肿^[18]等,鼻息肉出现过鼻息肉、鼻茸等译法。瘖与息肉等词借用了中医固有术语,“茸肿”与“鼻茸”则是日本译名。日语的“茸”泛指菌类,“鼻茸”即鼻腔长出的形似菌类的赘生物。“鼻茸”较早见于丁福保编译的日本医书,譬如《临床病理学》^[19]《汉译临床医典》^[20]等书中均可见到。近现代中国翻译的日本医学书籍也常见此名,如汤本求真《皇汉医学》^[21]、赤松纯一《耳鼻咽喉科学》^[22]、矢数道明与矢数圭堂《汉方辨证治疗学》^[23]等。晚清和民国时期,鼻茸与鼻息肉两词曾长期共存。

随着医学名词统一工作的推进,鼻息肉的译名逐步走向规范,20世纪中期之后颁布的多部权威医学术语规范,如1944年国立编译馆编订的《病理学名词》^[24]、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行的《医学名词汇编》^[25],均以“鼻息肉”为规范名称,“鼻茸”逐渐弃用或仅留作别名,专著和教材也紧随其后。至20世纪后期“鼻茸”虽仍屡见于医学文献,但使用频率日趋下降。目前“鼻茸”一词在汉语中已近乎消亡,而在日本仍属规范术语。笔者检索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与机构数据库(J-STAGE)发现,日文文献“息肉”类术语使用频繁,与汉语基本相当,而唯独“鼻息肉”几乎未见(J-STAGE全文检索仅得8篇,且均出版于1940年之前)。日文文献近代以来绝大多数以“鼻茸”为鼻息肉病名(J-STAGE全文检索共245篇,19世纪末至今续有出版)。现代学者王有生《日汉医学词汇》^[26]及何东灿《中医耳鼻喉科学》^[27]也都肯定“鼻茸”系日文术语。回顾鼻息肉

诸译词的产生和取舍,可以一窥近代医学术语规范化的曲折历程。

“鼻茸”在现今各类中文文献中皆已罕用,但该词近代一度成为常用语,曾频现于若干大众书刊,传播十分广泛。由于“鼻茸”曾广为人知,且形近中文词汇,导致现代少数中医学者把“鼻茸”误认做中医病名,反将鼻息肉当成西医术语。

近代中医界因袭明清习惯,多数以“鼻痔”为正名,重要专著包括许半龙《中国外科学纲要》^[28]、管霭民《外科讲义》^[29]、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30]等。

5 “鼻息肉”回归中医术语体系

20世纪50~60年代,现代中医药学科体系开始建立。此时中医术语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中西医病名的对照尚处于探索期,鼻息肉的中西医病名也存在多种观点。此时,鼻息肉的中医规范病名以“鼻痔”为主,代表性专著如1951年叶橘泉编撰的《中西病名对照表》:“中医书的病名鼻痔、鼻艸……相当于现代的病名鼻生息肉、肥厚性鼻炎等。”^[31]1957年于祖望发表了“耳鼻咽喉疾病中西医学名词对照刍议”一文,以“鼻息肉”“鼻茸”2个术语并为本病西医病名,“鼻痔”“息肉”则为中医名^[32]。教材也是术语规范化的重要途径。由于现代中医耳鼻喉科建立较晚,鼻病早期归属中医外科,此时的中医外科学教材按照传统命名习惯,多数以“鼻痔”为病名,影响较大者如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外科教研组编著的《简明外科学》^[33]、1960年上海中医学院外科教研组编的《中医外科学讲义》(即全国统编教材1版)^[34]。1964年出版的全国统编教材2版《中医外科学》病名标题“鼻痔(鼻息肉)”^[35],仍以“鼻痔”为正名。该时期的专业性中医书刊也少数以“鼻息肉”为正名者,如《中医常用名词简释》^[36]《针刺法麻醉行扁桃体和鼻息肉摘除术》^[37]《鼻息肉及耳道息肉的中医疗法》^[38]等。总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医界对“鼻息肉”看法不一,有人认为鼻痔为中医病名,“鼻息肉”为西医病名^[33,34],也有人明确提出“鼻息肉”属于中医术语^[40]。

1975年统编3版教材《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五官科学》编成出版,标志着现代中医耳鼻喉科基本形成,该套教程将鼻病正式纳入中医耳鼻喉科范畴。由于这部教材秉持“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编写原则,病名“大部分以现代医学病名命名,并以中西医病名做联系对照”(见该书“编写说明”),因此未沿用中医传统病名“鼻痔”,而是直接使用中西医共用病名“鼻息肉”(“鼻痔”为别名)^[39]。鉴于统编教材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该书促发了“鼻息肉”向中医术语体系的“回归”。1980年出版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40],以及后续的各版中医耳鼻喉科统编教材,无一例外

地沿用了“鼻息肉”病名。现今绝大多数的中医药论文和专著将“鼻息肉”用为正式病名,而“鼻痔”等词越来越少用。现行的主要中西医术语标准、规范,也均以“鼻息肉”为正名,包括《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中医药学名词》(2004)《中医药学名词》(2013)《医学名词》《病理学名词》,以及台湾地区编订的《病理学名词》^[41]、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等。目前“鼻息肉”已经完成从西医到中医的回归,并且继续留存于现代医学术语体系,成为极少数中西医共用病名之一。

6 结语

“鼻息肉”一词源于中医学,近代为西医借用,现已成为中西医共用术语。本文复习历代文献,梳理了鼻息肉概念和术语的演进过程并明确如下事实:鼻息肉病在汉代之前即有记载,但“鼻息肉”病名始见于《本草经集注》,而非《灵枢》或《诸病源候论》;别名“鼻痔”,最早见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可能脱胎于佛经《痔病经》;“鼻茸”为日文译词并非中医术语。由于古代医学诊查手段的局限,“鼻息肉”的诊断较现代粗泛,因此古籍所载的少数鼻息肉实际包含鼻瘤、鼻菌等病,反之鼻塞、鼻窒、鼻渊、不闻香臭等病症也涵括少量鼻息肉病。阅读古籍时必须结合临床实际,谨慎甄别,勿将古今病名轻率对等。

参考文献:

- [1] 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3.
- [2]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261.
- [3]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11.
- [4] 扬雄.方言[M].郭璞,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159.
- [5]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55.
-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350.
- [7] 陆法言.覆宋本重修广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505.
- [8]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M].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70.
- [9]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53.
- [10] 谭敬书.中医耳鼻喉科学[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25.
- [11] 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05.
- [12] 王璆.是斋百一选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79.
- [13] 佚名.佛说痔病经[M]//唐三藏法师义净,译.磧砂大藏经:第六十三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419-420.
- [14] 陈实功.外科正宗[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49.
- [15] 陈士铎.洞天奥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47.
- [16] 张璐.张氏医通[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410-411.
- [17] 科学名词审查会.英德汉对照医学名词汇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375.
- [18] 程瀚章,庄畏仲.新医药词典[M].上海:世界书局,1935:941.

(下转第708页)

- cell death is induced by microglia-derive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the hypoxic neonatal retina [J]. The Journal of pathology, 2011, 224(2): 245-260.
- [30] JO DH, YUN JH, CHO CS, et al. Interaction between microglia and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cells determines the integrity of outer blood-retinal barrier in diabetic retinopathy [J]. Glia, 2019, 67(2): 321-331.
- [31] ARJAMAA O, PÖLLÖNEN M, KINNUNEN K, et al. Increased IL-6 levels are not related to NF- κ B or HIF-1 α transcription factors activity in the vitreous of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J]. Journal of diabet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2011, 25(6): 393-397.
- [32] ERTÜRKÜNER SP, YAPRAK SARAÇ E, GÖÇMEZ SS, et al. Anti-inflammatory and ultrastructural effects of Turkish propolis in a rat model of endotoxin-induced uveitis [J]. Folia histochemica et cytobiologica, 2016, 54(1): 49-57.
- [33] LI L, WANG Y, QIN X, et al. Echinacoside protects retinal ganglion cells from ischemia/reperfusion-induced injury in the rat retina [J]. Molecular vision, 2018, 24: 746-758.
- [34] KAUR C, FOULDS WS. Hypoxia-ischemia and retinal ganglion cell damage [J]. Clinical ophthalmology, 2008, 2(4): 879-889.
- [35] CHU L, XIAO L, XU B. Dissociation of HKII in retinal epithelial cells induces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in the ret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medicine, 2019, 44(4): 1377-1387.
- [36] DATTA S, CANO M, EBRAHIMI K, et al. The impact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on RPE degeneration in non-neovascular AMD [J]. Progress in retinal and eye research, 2017, 60: 201-218.
- [37] TUZCU M, ORHAN C, MUZ OE, et al. Lutein and zeaxanthin isomers modulates lipid metabolism and the inflammatory state of retina in obesity-induced high-fat diet rodent model [J]. BMC ophthalmology, 2017, 17(1): 129.
- [38] BANDARRA D, BIDDLESTONE J, MUDIE S, et al. HIF-1 α restricts NF- κ B-dependent gene expression to control innate immunity signals [J]. Disease models & mechanisms, 2015, 8(2): 169-181.
- [39] 刘燕君, 佟丽, 曹敏敏, 等. 分子生物学与中医学结合研究发展概况 [J]. 中医杂志, 2015, 56(2): 169-173.
- [40] 王明乐, 吴红丽.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缓解期肺气虚证和肺阴虚证患者 IL-1 β 、IL-8、TNF- α 水平的变化 [J]. 中医杂志, 2014, 55(7): 591-593.
- [41] 王成阳, 李泽庚. 六味补气胶囊对 COPD 肺气虚证大鼠 JAK/STAT 通路、MMPs/TIMP 的影响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4, 29(5): 1384-1390.
- [42] 张新芳, 蔡圣荣, 赵蜀军, 等. 肺气虚证和肺阳虚证模型大鼠血清中细胞因子含量变化研究 [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13(9): 67-69.
- [43] 石晶晶, 陈雯, 师帅, 等. 芪珀生脉颗粒对心气虚模型小鼠心肌结构、SOD、MDA 及 TNF- α 的影响 [J]. 北京中医药, 2017, 36(5): 420-424.
- [44] 黄烁, 刘建勋, 林成仁. 心气虚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其评价研究进展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6, 22(4): 229-234.
- [45] 方金苗, 杜武勋. 中医气虚证实质研究概述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2): 430-432.
- [46] 王成阳, 李泽庚. 肺气虚证基础研究现状与思考 [J]. 中医杂志, 2012, 53(24): 2137-2141.
- [47] 王艳旭, 刘建忠, 黄鸿程, 等. 脑梗死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痰证与炎症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7, 35(1): 203-205.
- [48] 袁蓉, 王阶, 郭丽丽. 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近代研究及中医治疗进展 [J]. 中国中药杂志, 2016, 41(1): 35-37.
- [49] 刘燕君, 胡镜清, 江丽杰. 冠心病痰瘀互结分子生物学机理研究现状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6, 18(5): 791-799.
- [50] 房丽君, 李珩, 胡文玉, 等. 强心颗粒抑制慢性心力衰竭心气虚兼血瘀水证模型大鼠心肌细胞凋亡实验研究 [J]. 山东中医杂志, 2018, 37(2): 156-160.
- [51] 魏晴, 匡海学, 王秋红. 生麦芽和炒麦芽对高脂血症大鼠的降血脂作用研究 [J]. 辽宁中医杂志, 2018, 45(7): 1538-1542.
- [52] 张令霖, 连新福, 李先涛. 缺血性中风病痰瘀互结证生物学机制研究进展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8, 36(10): 2474-2477.

收稿日期: 2021-06-10

(责任编辑: 郑齐)

(上接第 681 页)

- [19] 丁福保. 临床病理学 [M]. 上海: 医学书局, 1912: 241.
- [20] 简井八百珠. 汉译临床医典 [M]. 丁福保, 译. 上海: 医学书局, 1929: 53.
- [21] 汤本求真. 皇汉医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137.
- [22] 赤松纯一. 耳鼻咽喉科学 [M]. 汤尔和, 校译. 杭州: 新医学书局, 1948: 130.
- [23] 矢数道明, 矢数圭堂. 汉方辨证治疗学 [M]. 重庆: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3: 197.
- [24] 国立编译馆. 病理学名词 (第一册) [M]. 南京: 正中书局, 1948: 358.
- [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名词汇编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533.
- [26] 王有生. 日汉医学词汇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998.
- [27] 何东灿.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M]. 台北: 正中书局, 1987: 219.
- [28] 许半龙. 中国外科学纲要 [M] // 张如青, 黄瑛.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外科类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4-42.
- [29] 管霁民. 外科讲义 [M] // 邓铁涛. 民国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中医讲义系列·外科类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71.
- [30] 谢观. 中国医学大辞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1: 3892.
- [31] 叶橘泉. 中西病名对照表 [M]. 上海: 千顷堂书局, 1951: 1.
- [32] 千祖望. 耳鼻咽喉疾病中西医结合学名词对照会议 [J]. 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 1957, 5(2): 88-91.
- [33] 南京中医学院外科教研组. 简明中医外科学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30.
- [34] 上海中医学院外科教研组. 中医外科学讲义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0: 78.
- [35] 上海中医学院. 中医外科学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4: 116.
- [36] 成都中医学院. 中医常用名词简释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9: 152.
- [37] 南京第一医学院附院五官科. 针刺法麻醉扁桃体和鼻息肉摘除术 [J]. 南京第一医学院学报, 1959, 4(1): 121-123.
- [38] 余瀛鳌. 鼻息肉及耳道息肉的中医疗法 [J]. 江苏中医, 1965, 10(8): 5-7.
- [39] 广东中医学院. 五官科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95.
- [40] 广州中医学院.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试用教材)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49.
- [41] 国立编译馆. 病理学名词 [EB/OL]. (2017-07-20) [2020-11-0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29990>.

收稿日期: 2021-06-09

(责任编辑: 郑齐)